

書名 增訂精忠演義說本全傳八十回 清以文居刊本  
撰者 清 錢彩 撰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4  
編號 D8643350

# 卷五

增訂精忠演義說本全傳卷之一

## 第一回

天遣赤鬚龍下界

佛謫金翅鳥降凡

百餘年宋史中間南北縱橫閒將二帝事許論忠  
堪悲堪敬 忠義炎天霜露奸邪秋月痴蠅忽榮  
辱總虛名怎奈黃梁不醒右調西江月

五代干戈未肯休

黃袍加體始無憂

那知南渡偏安主

不用忠良萬姓愁

大運循環有興有廢在下這一首詩却引起一部

精忠武穆王盡忠報國的話頭且說那殘唐五代

梁暮晉黎庶遭殃其時西岳華山有個處士陳

希夷先生是個道高德行仙人一日騎着驢兜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335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增訂精忠演義說本全傳八十回 清以文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K 2980 (3)

精忠漢義

從五卷  
天卷迄

共卅



雙紅堂  
小說  
14 (3)



增訂精忠演義說本全傳卷之五

第十七回

梁夫人炮炸失兩狼  
張叔夜假降保河間

詩曰

大砲轟雷失兩狼  
丈夫枉有旋乾手

那堪天意佑金邦  
空將血淚洒沙場

又詩曰

金將南侵急困城  
非關屈膝甘降虜

張君矢日効忠誠  
計保河間一郡民

話說梁夫人見丈夫兒子俱已遭傷將幼子托付奶公  
夫婦先出城去自己帶領家將人馬來到關前守關衆  
將上前迎接道番兵勢大夫人只宜堅守關隘不可出  
兵夫人道列位將軍有所不知我夫子二人俱死于賊

手此仇不共戴天如何不報爾諸將們可將鉄華車擺  
列端王把大炮設放三山口上等那番兵近關一齊推  
出鉄華車擋住那時打放大炮不得有誤衆將領命安  
排夫人帶了人馬放炮出關對着番兵排下隊伍旗門  
開處夫人出馬那邊兀术四太子看見這邊調遣暗暗  
的喝采果然是女中豪傑真個話不虛傳梁夫人喝道  
番奴你是何等樣人快通名來兀术道某乃大金國黃  
龍府四殿下官拜昌平王掃南大元帥完顏兀术是也  
南蠻婆可道名來梁夫人道番奴聽着我乃大宋天子  
駕前御筆親點兩狼関大元帥韓夫人官拜五軍都督  
府梁紅玉是也兀术道原來就是你某家又聞你熟按  
兵機深通戰法豈不識天命人事某家統領大兵來取  
你南朝天下如泰山壓卵你若識時務早早降順不獨  
保全性命且不失你之官爵可細細想來梁夫人罵聲

番奴我丈夫孩兒的性命俱寄在你手內恨不得拿你  
來碎尸萬段方洩此恨尚敢搖唇鼓舌兀术道你丈夫  
兒子何曾死俱被其家困在營中你若降順了我還你  
丈夫兒子便了梁夫人大怒道休得胡說放馬過來說  
罷掄起手中刀望兀术就砍兀术舉斧相迎戰得五六  
個回合梁夫人那裡招架得住只得回馬敗下兀术隨  
後趕將上來相近関前梁夫人高叫一聲放炮那三山  
口上衆將正待開炮不道霎時間滿天黑霧迷漫只聽  
得半空中豁喇喇一聲霹靂打將下來將那九牛大將  
軍一震不翅邊炮轟天响曉兩邊亦開把那兩狼関打  
開一条大路此一回就叫做雷震三山口炮轰兩狼関  
那兀术趨勢搶將上來捧入関中梁夫人見炮轰了也  
使不得鉄華車関已失了急得如喪家之犬漏網之魚  
只得落荒而走前面到一茂林正待想要進去歇息歇

言岳全傳 卷五 第二  
息忽聽得林中叫道夫人快進來公子在此夫人勒馬  
看時却是奶公奶母夫人下馬走入林中抱住公子大  
哭一場奶公便問夫人出兵勝敗若何夫人回關已失  
了老爺公子並無下落諒已難保我們們如今歸于何  
處不覺淚如雨下不表夫人在林中悲切再說那韓元  
帥在番營大戰只見番兵往前後走動你道爲何原來  
那些番兵知道得了兩狼關都想搶進關去故此圍兵  
漸漸薄了韓元帥奮勇往外沖來却見馬上一員小將  
被一番將趕下來元帥細認却是大公子便高叫一聲  
我兒爲父的在此公子叫聲多多番將利害殺不過他  
元帥拍馬上前舉刀望着那員番將劈頭砍下正中  
那將的頭豎忽見那番將頭上迸出一道白光刀不能  
下看官你道那員番將是誰却叫做奇渥溫鉄木只因  
他日後生下一子名爲忽必烈却是元朝始祖故有此

異見奇渥溫鉄木被韓元帥這一刀吃了一驚拖鎗敗  
去元帥暗想這番奴有此奇異日後倒有好處當時韓  
元帥父子二人併力殺出重圍遙望關前關上都是金  
兵旗號只得落荒而走前至茂林之處夫人在林內望  
見大叫相公孩兒妾身在此元帥半驚半喜就下馬來  
公子亦下馬來見了母親請了安元帥就問夫人爲何  
失了關隘夫人道只因軍士報你與孩兒陣亡故此妾  
身出兵與你報仇不意雷震三山炮炸兩狼故此把關  
隘失了逃避在此元帥道此乃天意非人力所能挽回  
也夫人道如今關隘已失我們往那里去好元帥道我  
等同往京城候旨便了於是夫妻父子同着奶公奶母  
一齊往汴梁一路而來不提且說兀朮進了兩狼關查  
點了倉庫錢糧看見那鉄華車便問軍帥此車何人置  
造軍帥回說昔日韓信造此車困住了西楚霸王今日

狼主洪福齊天皇天護佑得破此關可越此銳氣發  
進攻河間府渡過黃河那汴京指日可取也兀朮道如  
此可即整頓糧草起兵去攻河間府且按下不表再說  
韓世忠夫婦等來到黃河地界正遇着欽差官賁吉而  
來世忠夫婦一齊跪接欽差宣讀詔書說韓世忠失守  
兩狼關本應問罪姑念有功免死削職爲民世忠夫婦  
一同謝恩交還了兩顆印信夫妻父子一同回到陝西  
不表却說河間府節度使張叔夜聞報失了兩狼關兀  
朮率領大兵來取河間府不覺驚慌心中暗想那陸登  
何等智謀不能保全韓世忠夫婦驍勇異常况有大炮  
鐵車尚且失守何況下官想定主意就與眾將士計  
議傳令城上豎起降旗等金兵到來權且詐降以保一  
府百姓免受殺戮之慘等他渡過黃河各路勤王兵集  
殺敗兀朮那時我將兵截其歸路必擒兀朮也諸將領

命端正降金兀朮道那張叔夜有兩位公子大公子名喚  
張立身長一丈方面大耳二公子名喚張用也是身長  
一丈淡黑面龐這弟兄兩個各使一根鐵棍力大無比  
這一日同在書房中讀書直到了午後還不見送飯進  
來張用對哥哥道今日這時候還不送飯來敢是忘記  
了不成張立道我也在這裡想不知何故正說之間只  
見書童端進飯來大公子道爲何這時候纔送來二公  
子道敢是你這狗才往那里去頑耍忘記了該打這狗  
才你怎麼連我二人都不放在心上書童道今日雖  
則遲了些還有飯吃再過兩日只怕沒得吃了張立道  
這狗才一發胡說了爲甚事情就到得沒飯吃書童道  
二位相公坐在此間那里知道外面金兵殺來路安州  
兩狼關俱已失了如今將到河間府我家老爺害怕在  
堂上同眾將商量料理投降之事一府亂慌慌的故此

飯遲倘若那金兀朮不準投降殺進城來豈不是沒飯  
吃了張用道不信有這等事我家老爺豈肯投降那薛  
子書童道公子不信外面去問那一個不曉得麼說罷  
書童自去了大公子道難道我爹爹要做奸臣不成二  
公子道哥哥我同你吃了飯去問母親若果有此事就  
向母親討了二三百兩銀子同你逃出城去迎着番兵  
拚命殺他一陣若殺不過我們帶了銀子逃往他方再  
你道理何如張立道兄弟言之有理兩個忙忙的把飯  
吃了同到中堂見了母親說道爹爹爲何要做奸臣投  
降番邦是何道理夫人道你二人小小年紀曉得甚麼  
此是國家大事由你爹爹做主連我也只好隨着他二  
人道既然如此我們要二三百兩銀子夫人道此時匆  
匆忙忙要銀子那裡去使張立道我們要趁早買些東  
西若等金兵進城我們就不好上街去了夫人認以爲

真隨取了二百銀子付與弟兄兩個兩個接了銀子回  
到書房捆扎端正開了後園門一路出城來行不到二  
三十里正迎着番兵弟兄二人見傍邊有一座山岡就  
上岡來看那金兵如潮似浪滔滔不絕看了多時越看  
越多張用道哥哥等不完了下去與他打罷二人跳下  
岡子來罷開兩條鉄棍兵兵兵將番兵打得落花流  
水頭碰頭碎額碰額傷打死無數那小番忙忙報與兀  
朮兀朮傳令衆平章不要傷他與我活活的擒將來衆  
平章得令將二人圍住直殺到黃昏時分張立不見了  
兄弟心內自想此時不走等待何時舉棍一個盤頭使  
得勢大打開一條血路而去只因天色昏暗又走得快  
因此金兵拿他不住這里張用也尋不見哥哥冲出圍  
來落荒而走那兄弟兩個今日失散了直到了岳元帥  
三服何元慶纔得會合這是後話不表且說兀朮拿不



住他弟兄當夜安營扎住到明日發兵前往近城池只見一將遠遠帶人跪接打着降旗口稱河間府節度使張叔夜歸降特來迎請狼主進城小雀報與兀术兀术上前看時果然是叔夜俯伏在地兀术在馬上問軍師道這個人是忠臣還是個奸臣哈迷虫道久聞他是第一個忠臣叫做張叔夜兀术道待某家問他便道你就是張叔夜叔夜道小臣正是兀术道我又聞你是個忠臣為甚歸降起某家來莫非是詐叔夜道小臣豈敢有詐只因目下朝內奸臣用事貶黜忠良今潞安州兩狼関俱已失去狼主大兵到此諒小臣兵微將寡怎能迎敵城中百姓必遭荼毒故此情愿歸順以救合郡生靈並不敢希圖爵祿望狼主鑒察兀术聽了道如此說來果然是個忠臣老先兒既識天時仁心救民是個好人某家就封你為魯王仍守此城我的大兵只收



你的犒賞遶城而去不許進城如有一人不遵擅自進你城者斬首號令叔夜謝恩而退叫衆軍搬出猪羊酒犒衆番兵吃了俱各遶城而過來到黃河口揀一空地安下營盤打造船隻等待渡河不提且說地方官飛報入朝這日正值欽宗設朝坐殿進本官俯伏啟奏兀术大兵五十餘萬已近黃河望陛下速即發兵退敵欽宗大驚便問衆卿金兀术兵勢猖獗將何策退之當下張邦昌奏道路安州陸登盡節韓世忠夫婦棄関而逃今河間張叔夜又投降只剩這黃河阻住若過了黃河汴京甚危臣觀滿朝文武全才無如李綱宗澤聖上若命李綱為元帥宗澤為先鋒決能退得金兵欽宗准奏降旨拜李綱為平北大元帥宗澤為先鋒領兵五萬前往黃河退敵二人領旨出朝這李綱雖是個有謀有智的忠臣但是個文官不會上陣厮杀今金兵勢大張邦昌

明明要害他的性命故此保奏那李綱回府與夫人辭  
別忽見堦簷下站着一个長大漢子李綱便問你是何  
人那人跪下答道小人就是張保李綱道你一向在那  
里張保道小人在外邊做些生意李綱道你可有些力  
氣張保道小人走長路挑得五六百斤東西夫人道  
老爺可帶他前去早晚伏侍伏侍李綱就命張保收拾  
隨行到了次日宗澤來請元帥起兵李綱接進相見已  
畢李綱便道老元戎你看那些奸臣如此利害明明欲  
害下官保奏領兵老夫性命全仗週庇宗澤道元帥放  
心吉人自有天相二人一全出府上馬來到教場點齊  
五萬人馬發炮起行一路來到黃河口安下營寨沿河  
一帶撥兵把守將四面船隻收拾上岸宗澤寫下一封  
書扎差人星夜往湯陰縣去請岳飛同眾兄弟前來助  
戰正是

要圖定國安邦計

預備擊龍捉龍人

畢竟李綱和宗澤兩個怎能退得金兵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金兀朮水凍渡黃河

張邦昌奸謀傾社稷

詩曰

塞北胡風刀斗驚

宮墻狐兔任縱橫

慚愧上方無請處

鬻奸磔佞恨方伸

且說那宗澤差人往湯陰縣去不多日回來稟說岳相  
公病重不能前來那些相公們不肯離了岳相公俱各  
推故不來小人無奈只得回來稟覆宗澤長嘆一聲岳  
飛有病此乃天意欲喪宋室也且說兀朮差燕子國元  
帥烏國龍烏國虎往河間府取齊船匠備辦木料在黃  
河口搭起廠篷打造船隻整脩渡河李綱探聽的實即  
說岳全專

着張保領數十隻小船保守黃河口上以防金人奸細  
過河窺探那日張保暗想聽得人說番兵有五六十萬  
不知是真是假我不免過河去探聽個信息算計定了  
到黃昏後帶領十來個水手放一隻小船趁着星光搖  
到對岸把船藏在荳葦中間捱到五更張保腰間掛着  
一把短刀手提鉄棍跳得上岸輕輕走到營前有許多  
小番俱在那里打盹張保一手撈翻一個夾在腰裡飛  
跑就走來到一個林中放下來要問他消息那曉得夾  
得重了些只見這人口中流血已是死了張保道悔氣  
拿着個不濟事的一面說又跳轉來又撈了一個那小  
番正要叫喊張保拔出短刀輕輕喝道高做聲便殺了  
你又飛跑來至林中放下問道你實說來你們有多少小  
人馬番兵道實有五六十萬張保道那座營盤是兀朮  
的番兵道狼主的營盤離此尚有二十里爺爺拿我的



所在是先行官黑風高的張保又問那邊的呢番兵道  
這是元帥烏國龍烏國虎在此監造船隻的張保問得  
明白了說聲多謝你就一棍把小番打死轉身奔到黑  
風高的營前大吼一聲舉棍擄入營中途人便打小番  
攔阻不住被他打死無數拔出短刀割了許多人頭掛  
在腰間回身又到船廠中正值眾船匠五更起來煮飯  
吃了等天明趕工被張保排頭打去有命的逃得快走  
了幾個無命的呆着看做了肉泥張保順便取些木柴  
引火之物四面點着把做船廠燒着了然後來到河口  
下船搖回去了這里小番報入牛皮帳中黑風高吃了  
一驚連忙起來已不見了只得收拾尸首安置打傷小  
卒又有那小番飛報元帥道有一蠻子把船匠盡皆打  
死木料船隻俱被南蠻放火燒得乾乾淨淨了又打到  
先鋒營為割了許多首級過河去了烏國龍道他帶多

少人馬來去了幾時了。小番道：「只得一人還去不多時，候烏國龍烏國虎帶了兵將，追到黃河口，但見黑霧漫漫，白浪滔天，又無船可渡。他兩個是个性急的人，不覺怒氣填胸，大叫一聲：『氣死我也！無可奈何！』等待天明，報與兀朮再令人去置辦木料，招集船匠，重搭廠蓬。不提。且說張保來見家主報功，李綱大喝道：『什麼功？你不奉軍令，擅自冒險過河，倘被番兵殺了，豈不白送性命？損我軍威。』以後若再如此，必然定罪。吩咐把人頭號令張保叩頭出營，笑道：『雖沒有功勞，却是被我殺得快活。』仍舊自到黃河口邊去把守，不提。却說天時不正，應該百姓遭殃。李綱宗澤守住南岸，兀朮一時怎能渡得黃河之險。不道那年八月初三，猛然刮起大風，連日不止，甚是寒冷。番營中俱穿皮袄，尚擋不住。那宋兵越發凍得個個發抖。再加上連日陰雲密布，細雨紛紛，把個黃河

連底都凍了。兀朮在營中向軍師道：「南朝天氣難道八月間就這樣寒冷了？」哈迷蚩道：「臣也在此想南朝北

寒天道之正，那有桂秋時候就如此寒冷？或者是主公

之福也未可知。兀朮問道：「天寒有甚福處？」哈迷蚩道：「臣

聞昔日郭彥威取劉智遠天下，那時也是八月天氣寒

冷，冰凍了黃河，大軍方能渡過。今狼主可差人到河口

去打探，倘若黃河凍了，汴京在我手掌之中也。兀朮聽

了，就令番軍去打聽。不一時，番軍來回報，果然黃河連

底都凍了。兀朮大喜，就下令發兵，竟踏着冰過河而來。

那宋營中兵將俱是單衣，鈔甲當不住寒冷，聞得金兵

過河，俱熬着冷，出營觀看，果然見番兵勢如潮湧而來。

宋軍見了，盡皆拚命逃走。已來不及，那里還敢來對敵。

張保見不是頭路，忙進營中背了李綱，就走。宗澤見軍

士已潰，亦只得棄營而逃。赶上李綱，一全來京候旨。先

有飛騎報入朝中二人未及進城早有欽差賚旨前來  
李綱宗澤失守黃河本應問罪姑念保駕有功削職爲  
民追印繳旨二人謝恩交了印信欽差自去覆命宗澤  
便對李綱道此還是天子洪恩李綱道付底天子洪恩  
都是奸臣詭計我等何忍在此眼睜睜看那宋室江山  
送與金人不若轉回家鄉再圖後舉罷宗澤道所見極  
是就命公子宗方進城搬取家小李綱又命張保迎取  
家眷各望家鄉而去朝裡欽宗降旨差各將士緊守都  
城崙等四方勤王兵到按下不表回言再說那兀朮得  
了黃河逢人便殺佔了宋營不多時候忽然雨散雲收  
推出一輪紅日頃刻黃河解凍兀朮差人收拾草岸船  
隻渡那後兵過河就點馬蹄國元帥黑風高須兵五千  
爲頭隊先行燕子國元帥烏國龍烏國虎領兵五千爲  
第二隊自領大兵一路來至汴京離城二十里安下營

寨探軍飛報入朝天子忙取文武計議道今兀朮之兵  
殺過黃河已至京城如何退得他去張邦昌道臣已差  
兵發火牌兵符各路調齊勤王兵馬以抵兀朮不想他  
先過黃河已至京城臣想古人說的好窮鞋子富矮子  
求主公賞他一賞備一副厚禮與彼求和叫他將兵退  
過黃河主公這裡暗暗等那各路兵馬到來那時恢復  
中原未爲晚也欽宗道從古可有求和之事臣張邦昌  
道漢嫁昭君唐亦尚公主曰下不過救急依臣之見可  
送黃金一車白銀一輛錦緞千疋美女五十名歌童五  
十名猪羊牛酒之類只是沒有這樣忠臣肯去爲天子  
出力欽宗便問兩班文武誰人肯去連問數聲並無人  
答應張邦昌上前道臣雖不才愿走一遭欽宗便道還  
是先生肯爲國家出力直是忠臣遂傳旨備齊禮物交  
與張邦昌張邦昌來至金營小番報與元帥元帥道令

他進來張邦昌來至裡邊拜見黑元帥黑元帥道你這南蠻可是你家皇帝差你送禮來的麼張邦昌道禮物是有一副要見狼主親自送的黑元帥聽說大喝一聲拿去砍了左右小番一聲答應一齊上前張邦昌道元帥不須發怒雙手把禮單捧上黑元帥看了禮單便說道張邦昌你且起來將禮物留在這裡你且回去待本帥與你見狼主便了張邦昌道還有要緊話稟黑元帥道也罷既有要緊話可對我說知與你傳奏便了邦昌道煩元帥奏上狼主說張邦昌特來献上江山今先托散宋國財帛黑風高道知道了待本帥與你傳奏狼主便了你去罷邦昌拜辭出了金營回來交旨不表且說那黑風高看見這許多貨物又有美女歌童金銀緞疋心中想道我幫他們奪了宋室江山就得了這些禮物也不爲過遂吩咐小番將禮物收下唵哨一聲竟拔寨

起身往西山抄路回轉本國去了當有軍士報知兀朮兀朮想道黑風高跟隨其家搶奪中原早晚得了宋朝天下正要重重犒賞他們不知何故竟自去了吩咐小番傳令調燕子國人馬上前五里下寨且說都城中有探軍報上殿來道外面番兵又上來五里安營請旨定奪欽宗問張邦昌道昨日送禮求和今日反推兵上前扎營是何道理邦昌道主公臣想他們非爲別事必定見禮少人多分不到故此上前主公如今再送一付禮與他自然兵退黃河去了欽宗無奈只得又照前備下一副禮物到了次日命張邦昌再送禮講和這好臣領旨出了午門來到番營小番稟過元帥元帥道叫他進來小番出來叫張邦昌一同進內俯伏在地口稱臣叩見狼主臣爲狼主親送禮物到來還有機密事奏上烏國龍烏國虎看了禮單方纔說道吾非狼主前日你送

來的禮是黑元帥自己收了不曾送與狼主如今這副禮我與你送去便了你可先入城去聽候好音邦昌只得出營進城覆旨不表且說烏國龍對烏國虎道怪不得黑元帥去了我們自從起兵以來立下多少功勞論起來這副禮也該收得不若收了他的拔寨也回本國如何烏國虎道正該如此遂吩咐三軍連夜拔營起馬從山東取路往本國去了再說小衙又來報與兀朮道烏家兄弟不知何故拔寨而去兀朮道這也奇了待某家親自起兵上前看是如何那宋朝探軍又慌忙報入朝內說兀朮之兵又上前五里安營欽宗大驚即忙問張邦昌何故邦昌道兩次送禮不曾面見兀朮如今主公再送一副禮去待臣親見兀朮求和便了欽宗哭道先生已經送了兩副禮去此時再要叫朕何處指辦邦昌道主公此副禮不依臣條日後切莫怪臣欽宗道既

如此可差官往民間去買歌童美女再備禮物邦昌道若往民間去買恐兀朮不中意不如還在宮中搜括備辦禮物送去爲妙欽宗無奈只得在後宮盡行搜點宮女湊足罄括金珠首飾備齊禮物仍着張邦昌送去邦昌此回來至番營抬頭觀看比前大不相同十分利害邦昌下馬見過平章等稟明送禮之事平章道站着轉身進入營中奏道啟上狼主外邊有一個南蠻口稱是宋朝丞相叫做什麼張邦昌送禮前來候旨兀朮問軍師道這張邦昌是個忠臣還是奸臣哈迷道是宋朝第一个奸臣兀朮道既是奸臣吩咐哈喇了罷哈迷道道這個使不得目今正在要用着奸臣的時候須要將養他且待得了天下再殺他也不遲兀朮聞言大喜叫一聲宣他進來平章領旨出來將張邦昌召入金頂牛皮帳中俯伏在地口稱臣張邦昌朝見狼主願狼主千

歲千歲千歲元木道張老仙兒到此何幹邦昌道臣未見主公之時先定下托財之計前曾到來送禮二次俱被元帥們收去了如今這副厚禮是第三次了元木把禮單拿過來看了說道怪不得兩處兵馬多回本國去了原來爲此哈迷出主公可封他一個王位服了他的心不怕江山不得元木道張邦昌孤家封你爲楚王之職你可歸順某家罷邦昌叩首謝恩元木道賢卿你如今是孤家的臣子了怎麼設個計策使某家奪得宋朝天下張邦昌道狼主要他的天下必須先絕了他的後代方能到手元木道計將安出張邦昌道如今可差一個官員與臣同去見宋主只說要一親王爲質狼主方肯退兵待臣再添些利害之言哄唬他一箇不忙他不獻太子出來與狼主元木聞言心中暗怒咬牙道這個奸臣果然利害真個狼計假意說道此計甚妙孤

家就差左丞相哈迷剛右丞相哈迷強同你前去但這歌童美女我這裡用不着你可帶了回去罷張邦昌同了二人出營帶了歌童美女回至城中來到午門下馬邦昌同哈迷剛哈迷強朝見欽宗說元木不要歌童美女只要親王爲質方肯退兵爲今之計不若暫時將殿下送至金營爲質一面速調各處人馬到來殺盡番兵自然救千歲回朝若不然番兵更多恐一時打破京城那時玉石俱焚悔之晚矣欽宗沉吟不語邦昌又奏道事在危急望陛下你速定見欽宗道既如此張先生可同來使暫在金亭館驛中等候着朕與父王商議再爲定奪邦昌同了番管丞相出朝在金亭館驛候旨張邦昌又私自入宮奏道臣啟我主此乃國家存亡所繫我主若與太上皇商議那太上皇豈無愛子之心倘或不允陛下大事去矣陛下須要自你主意不可因小而失



大事欽宗應允入宮朝見道君皇帝說金人要親王爲  
質方肯退兵徽宗聞奏不覺泪下說道玉兒我想定是  
奸臣之計然事已至此沒有別人去得只索令你兄弟  
趙王去罷隨傳旨宜趙王入安樂宮來道君含淚說道  
王兒你可曉得外面兀术之兵甚是猖獗你王兄三次  
送禮求和他要親王爲質方肯退兵爲父的欲將你送  
去又捨不得你如何是好原來這位殿下名完年方十  
五甚是孝敬他看見父王如此愁煩因奏道父王休得  
愛惜臣兒此乃國家大事休爲臣兒一人致悞國家重  
務況且宗祖開創江山豈是容易的不若將臣兒權質  
番營候各省兵馬到來那時殺敗番兵救出臣兒亦未  
晚也徽宗聽了無奈只得親自出宮坐朝召集兩班文  
武問道今有趙王願至金營爲質你等衆卿誰保殿下  
同去當有新科狀元秦檜出班奏道臣願保殿下同往

徽宗道若得愛卿同去甚好等待回朝之日加封官職  
不小當下徽宗退回宮內百官退朝畢張邦昌秦檜同  
着兩個番官同了趙王前去金營爲質這趙王不忍分  
離放聲大哭出了朝門上馬來至金營這奸臣同了哈  
迷剛哈迷強先進營去只有秦檜保着殿下立在營門  
之外張邦昌進營來見兀术兀术便問怎模樣了哈迷  
剛哈迷強道楚王果然奸果然叫南蠻皇帝將殿下送  
來爲質又有一個新科狀元叫付庶秦檜同來如今現  
在營門外候旨兀术道可與我請來相見誰知下邊有  
一個番將叫做蒲蘆温生得十分克惡他聽差了只道  
叫拿進來急忙出營門道誰是小殿下秦檜指着殿下  
道這位便是蒲蘆温上前一把把趙王拿下馬來望裡  
邊便走秦檜隨後趕來高叫道不要把我殿下驚壞了  
那蒲蘆温來至帳下把殿下放了誰知趙王早已驚死

兀术見了大怒喝道誰叫你去拿他把他驚死吩咐把這厮拿去砍了只見秦檜進來說道為何把我殿下驚死兀术問道這就是新科狀元秦檜麼哈迷強道正是兀术道且将他留下休放他回去不因兀术將秦檜留下有分教徽欽二帝老死沙漠之鄉義士忠臣盡喪奸臣之手正是

無心栽下冤家種 從今生出禍秧來

畢竟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李侍郎拚命罵番王

崔總兵進衣傳血詔

詩曰

破唇啞血口頻開

毡笠羞看帝主來

莫訝死忠惟一個

黨人氣節久殘灰

話說當時兀术將秦檜留住不放還朝命將趙王尸首教秦檜去掩埋了又問張邦昌道如今殿下已死還待怎么張邦昌道如今朝內還有一個九殿下乃是康王趙構待臣再去要來遂辭了兀术出營來至朝內見了道君皇帝假意哭道趙王殿下跌下馬來死于番營之內如今兀术仍要一個親王為質方肯退兵若不依他就要殺進宮來也道君聞言苦切不止只得又召康王上殿朝見畢道君即將金邦兀术要親王為質趙王跌死之事一一說知康王奏道社稷為重臣愿不惜此微軀前往金營便了二帝又問誰人保殿下前往當有吏部侍郎李若水上前啟奏微臣願保遂全康王辭朝出城來至番營站在外邊那張邦昌先進營來見了兀术奏道如今九殿下已被臣要來朝內再沒別個小殿下兀术聽了恐怕又嚇死了今番即命軍師親自出營

迎接李若水暗暗對康王道殿下可知道能弱能強千  
年計有勇無謀一旦亡進營去見兀術須要隨機應變  
不可折了銳氣康王道孤家知道遂同了軍師進營來  
見兀術兀術看那康王年方弱冠美如冠玉不覺大喜  
道好個人品殿下若肯拜我爲父我若得了江山還與  
你爲帝何如康王原意不肯聽見說是原還他的江山  
只得勉強上前應道父王在上待臣兒拜見兀術大喜  
道王兒平身就命康王往後營另立帳房居住只見李  
若水跟隨進來兀術問道你是何人李若水睜着眼道  
你官我是誰人隨了康王就走兀術就問軍師道這是  
何人這等嘖嘖哈迷虫道此人乃是宋朝的大忠臣現  
做吏部侍郎叫做李若水兀術道就是這個老先生某  
家倒失敬了天色已晚就留在軍師營前款待次日兀  
術升帳問邦昌道如今還待怎處邦昌道臣既許狼主

怎不盡心還要將二帝送與狼主兀術道怎以送張邦

昌道如此如此便得到手兀術大喜依計而行且說張

邦昌進城來見二帝道昨日一則天晚不能議事故爾

在北營歇了今日他們君臣計議說道九王爺是個親

王還要五代先主牌位爲當臣想道這牌位總之不能

退敵不如暫且放手與他且等各省勤王兵到那時仍

舊迎回便了二聖無奈哀哀痛哭道不孝子孫不能自

奮致累先王父子二人齊到太廟哭了一場便叫邦昌

可捧了去邦昌道須得主公親送一程二帝依言親送

神主出城繞過吊橋早被番兵拿住二帝來至金營邦

昌自回守城不表且說二帝拿至金營兀術命哈軍師

點一百人馬押送二帝往北那李若水在裡面保着殿

下一聞此言忙叫秦檜保着殿下自己出營大罵兀術

便要同去保駕兀術暗想若水若至本國我父王必然

要殺他乃對軍師道此人性傲好生看管不可害他性命軍師道曉得狼主亦宜速即回兵不可進城恐九省兵馬到來截住歸路不能回北那時間性命就難保依臣愚見狼主不如暫且回國來春再發大兵掃清宋室那時即位如何兀術聞言稱是遂令邦昌守城又令移取秦檜家屬回兵不表且說二帝蒙塵李若水保着囚車一路下來看看來到河間府正走之間只見前面一將俯伏接駕乃是張叔夜君臣相見放聲痛哭李若水道你這樣奸臣還來做甚叔夜道李大人我之投降並非真心因見陸登畫節世忠敗走力竭投降實望主公調齊九省大兵殺退番兵阻其歸路不想冰凍黃河又將宗澤李綱削職不知主公何故只信奸臣以致蒙塵說罷乃大叫臣今不能為國家出力偷生在世亦有何益遂拔劍自刎而死二帝看見哭泣而言遂蒙聽了奸

臣之言以致如此李若水對哈迷虫道你可與我把這叔夜的尸首掩埋了軍師遂令軍士們葬了張叔夜押二帝往北而進一路前來李若水對哈迷虫道還有多少程途哈迷虫道沒有多遠了李先兒你若到本國那些王爺們比不得四狼主喜愛忠臣言語之間須要謹慎李若水道這也不能我此來只拚一死餘外非所知也不一日到了黃龍府內只見那本國之人齊來觀看南朝皇帝直至端門方散哈迷虫在外候旨早有番官啟奏狼主哈軍師解進兩個南朝皇帝來了金主聞奏大喜說道官他進來哈迷虫朝見了老狼主把四太子進中原的話說了一遍先令臣解兩個南朝皇帝進來候旨老狼主道如今四太子在于何處哈迷虫道如今中國雖然沒有皇帝還有那九省兵馬未服故此殿下暫且回國在後就到等待明春掃平宋室然後保狼主

前去即位老狼主大喜一面吩咐擺設慶賀筵宴一面  
令解徽宗欽宗二帝進來番官出朝帶領徽欽二宗來  
到裡邊見了金主立而不跪老狼主道你屢屢傷害我  
之兵將今被擒來尚敢不跪麼吩咐左右番官把銀安  
殿裡邊燒熱了地將二帝換了衣帽頭上與他帶上狗  
皮帽子身上穿了青衣後邊掛上一個狗尾巴腰間掛  
着銅鼓帶子上面掛了六個大响鈴把他的手綁着兩  
根細柳枝將他靴襪脫去了少刻地下燒紅小番下來  
把二帝抱上去放在那熱地上盪着脚底疼痛難挨身  
上銅鈴鑼鼓俱响他那裡君臣看了他父子跳得有興  
齊聲哈哈大笑飲酒作樂可憐一個南朝皇帝比做把  
戲一般這也是他聽信奸臣之語貶黜忠良之報下邊  
李若水看見心中大怒趕上來把老主公抱了下去又  
上來把小主公抱了下去老狼主就問哈軍師這是何

人哈迷虫道這是他的臣子李若水乃是个大忠臣四  
狼主極重他的恐老狼主傷他性命叫臣好生看管他  
如若死了就問臣身上要人的望乞吾主寬恩老狼主  
道既然如此不計較他便了軍師謝恩而起只見李若  
水走上前來指着罵道你這些囚奴不知天理的把中  
原天子如此凌辱不日天兵到來殺至黃龍府內把你  
這些囚奴殺个乾乾淨淨纔出我今日之氣這李若水  
口內不住的于囚奴萬囚奴罵个不休不了那老狼主  
不覺大怒吩咐小番把他的指頭剝去了小番答應下  
來把李若水手指割去一个若水又換第二个指頭指  
着罵道囚奴你把我李若水看做甚麼人雖被你割去  
一指我罵賊之氣豈肯少屈狼主又叫將他第二指也  
割去了如此割了数次五个指頭盡皆割去了李若水  
又換右手手指罵狼主又把他指頭盡行割去了若水兩

手沒了指頭還大罵不止老狼主道把他舌頭割去了那曉得割去舌頭口中流血還只是罵但是罵得不明白言語不清只是跳來跳去衆番人看見說道到好取笑你樂衆番官一面吃酒一面說笑那外國之人俱席地而坐的過了一會都在上酒之時不曾防備李若水趕將上來抱住老狼主只一口咬着他耳朵死也不放那老狼主疼痛得動也動不得那時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五太子文武衆官一齊上來亂扯連老狼主的耳朵都扯去了把李若水推將下來一陣亂刀砍爲肉泥正是

罵賊忠臣碎粉身

千秋萬古孰爲鄰

不圖富貴惟圖義

留取丹心照汗清

又詩曰

元老孤忠節義高

牛驥堪羞同一早

身騎箕尾歸天上

氣作山河壯宋朝

當時衆番官俱各上前來請老狼主的安那哈迷蚩悄悄着人收拾了李若水的尸首盛在一个金漆盒內私自藏好那老狼主叫太醫用藥敷了耳朵傳旨將徽欽二帝發下五國城拘在陷阱之內令他坐井觀天過不得一二十天兀术大兵回國拜見父王奏說臣兒初進中原勢如破竹老狼主大喜又說起被李若水咬去了一隻耳朵之事兀术再三請安老狼主又傳旨命番官分頭往各國借兵幫助約定來年新春一同二進中原按下慢表再說當年宋朝代州雁門關有總兵崔孝失陷在于此邦已經一十八年善于醫馬因此在此衆番營裡四下往來與那些番兵番將个个台式到也過得日子這日聽得二帝囚于五國城內便取了兩件老羊皮袄子燒了幾十斤牛羊脯又帶了幾根皮条來至五國

城對那些平章道我的舊主聞得在此望眾位做個人情放我進去見一面也盡我一點忠心眾平章道若是別人那里肯放他進去若是你我們常有煩你之處就放你進去看看但是就要出來的崔孝道這自然那平章開了門放了崔孝進去崔孝一頭走一頭叫道主公在那里主公在那里叫了半日不見答應你看這許多土井在此叫我向何處去尋崔孝本是个年老的人了從早至午叫了這平日有些走不動了不覺腰裡也酸疼了只得蹲在地下睡倒了忽然耳中聽得叫王兒又聽得主兒在此崔孝道好了在這裡了便高叫道萬歲臣乃代州雁門關總兵崔孝無物可敬只有些牛羊脯并皮袄兩件愿主上龍體康健遂將牛皮條把衣食縛了送下井去二帝接了道聲難得你一片好心崔孝道中原還有何人二帝道只為張邦昌賣國將趙王騙

入金營跌死只有一个九殿下康王又被他逼來在此為質中原沒有人了崔孝道既有九殿下在此主公可寫下詔書一道待臣帶着倘能相遇好叫他逃往本國起兵來救主公回國二帝道又無紙筆叫寡人如何寫得詔書崔孝道臣該萬死主公可降一道血詔罷二帝聽了放聲大哭只得將襯衣白衫扯下一塊咬破指尖血書數字叫康王速奔中原即位重整江山不失先王祭祀寫完就縛在皮条上崔孝吊起來藏于夾衣內哭了一場辭別二帝二帝哭道朕父子陷身于此舉目無親今得見卿如同至戚畧叙數言又要別去豈不叫朕痛殺崔孝道主公保重龍體臣若在此自然常常來看陛下也說罷遂拜別了二帝出來眾平章見了大喝一聲崔孝你幹得好事叫小眷與我鄉去砍了崔孝吃了一驚真正是

頭頂上失了三魂 腳底下走了七魄  
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金營神鳥引真主  
夾江泥馬渡康王

古風

胡馬南來哀宋祚  
主人已去酒卮空  
誰想奢華變作悲  
京城鼙鼓旌旗急  
親皇后妃俱遭譴  
黃雲百草蔽胡塵  
致令天下勤王心  
欲挽干戈回日月

樓臺歌舞春光暮  
西曲當年隨帝輅  
龍爭虎鬥交相持  
燥風逐人將士離  
義士忠臣無計轉  
促去鑾輿關塞遠  
臨岐懷憤嗟怨深  
中原竄刃見傾沉

金陵氣運留英主

竟產英雄獲相遇

夾江夜走有神駒

神駒英主今何處

崔君廟畔樹蒼蒼

行人經過幾斜陽

中興事業渾如夢

盡付漁歌在滄浪

話說當時眾平章喝住崔孝大，叫道：「老漢無罪，平章道我念你醫馬有功，通情放你進去，爲何直到此時纔回？倘然狼主曉得，豈不連累着我們？」崔孝道：「裡邊陷阱甚多，沒處尋覓。況且老漢有了些年紀，行走不動，故此耽擱。久了，望平章原情饒罪。」平章道：「也罷，念你舊情，分上饒恕你一次。下次再不許到此處來。」崔孝連連說不來，不來飛跑的奔回，每日裡仍往各營頭去看馬，留心打聽康王消息，不提。且說兀朮過了新春，到二月半，邊仍起五十萬人馬，并各國番兵，諸位殿下一同隨征，殺奔南朝。這就是金兀朮二進中原，一路上但見



那些番兵威風殺氣分明是

鄧都失了城門鎖

放出一班惡鬼來

行到四月中旬方進了潞安州城門你道這次爲何來  
遲只因在路上打了幾次圍場故此耽延了日子兀术  
把陸節度盡忠之事與衆殿下細說了一翻衆殿下莫  
不贊嘆不一日又至兩狼關又把雷震三山口炮拆兩  
狼關的事也說了一遍衆殿下俱道此乃我主洪福齊  
天所致迤運到了河間府兀术傳令不許入城騷擾百  
姓有負張叔夜投順之心又一日到了黃河已是六月  
中旬了天氣炎熱兀术傳令仍舊沿河一帶安下營盤  
待等天氣稍涼然後渡河倏忽之間又到了七月十五  
日元术先已傳令搭起一座蘆蓬宰了多少猪羊魚鴨  
之類望北祀祖把福禮擺得端正衆王爺早已齊集伺  
候只見兀术坐着火龍駒後邊跟着那个王子穿着大

紅團龍夾紗戰袍金軟帶勒腰左掛弓右插箭掛口腰  
刀坐下紅纓馬頭帶束髮紫金冠兩根雉雞尾左右分  
開那崔孝也跟在後頭來看打聽得就是康王那康王  
正走之間坐下馬忽然打了個前失幾乎跌下馬來那  
康王忙忙把扯手一勒這馬就趨勢立了起來兀术回  
頭見了大喜道王兒馬上的本事倒也好不道殿下  
因馬這一蹲飛魚袋內這張雕弓墜在地下那崔孝走  
上一步拾起弓來雙手遞止說道殿下收好了兀术聽  
見崔孝是中原口音便問你是何人崔孝便向馬前跪  
下答道小臣崔孝原是中原人氏在狼主這裡醫馬今  
已十九年了兀术大喜道看你這老人家倒也忠厚  
就着你伏侍殿下待某家取了宋朝天下封你个大大  
的官兒便了崔孝謝了就跟康王來至殿前下馬進  
來見了王伯王叔兀术望北遥祭叩拜已畢一衆人回

到營中席地而坐把酒筵擺齊了吃酒九殿下也就坐在下面眾王子心上好生不悅暗道子姪們甚多偏要這個小南蠻爲子做什麼那里曉得這九殿下坐在下邊不覺低頭流下淚來暗想外國蠻人尚有祖先獨我二帝蒙塵宗廟毀傷皇天不佑豈不傷心元术正在歡呼暢飲看見康王含淚不飲便問王兒爲何不飲崔孝聽見連忙跪下奏道殿下因適纔受了驚恐此時腹中疼痛身子不安故飲不下嚙元术道既如此你可扶殿下到後營將養罷崔孝領命扶了康王回到本帳營中進了帳中悲哭起來崔孝遂進後邊帳房吩咐小番殿下身子不快你們不要進來多在外邊伺候小番答應一聲樂得往帳房外面好頑耍這崔孝來到裡面遂叫殿下二帝有旨快些跪接康王聽見連忙跪下崔孝遂在夾衣內拆出二帝血詔奉上康王康王接在手中細

細一看越增悲戚忽有小番來報狼主來了康王慌忙將血詔藏在貼身出營來接元术進帳坐下問道王兒好了麼殿下忙謝道父王臣兒畧覺好些了多蒙父王掛念正說之間只見半空中一隻大鳥好比母雉一般身上毛片俱是五彩奪目落在對門帳蓬頂上朝着營中叫道趙構趙構此時不走還等什麼時候崔孝聽了十分吃驚元术問道這个鳥叫些什麼從不曾聽見這般鳥聲倒像你們南朝人說話一般康王道此是怪鳥我們中國常有名爲鮫鱗見則不祥他在那裡罵父王元术道吓他在那里罵我什麼康王道臣見不敢說元术道此非你之罪何妨說來我聽康王道他罵父王道騷羯狗騷羯狗絕了你喉斷了你首元术怒道待某家射他下來康王道父王賜與臣兒射了罷元术道好就看着王兒弓箭如何康王起身拈弓搭箭暗暗禱告道若

是神鳥引我逃命天不絕宋祚此箭射去箭到鳥落祝  
罷一箭射去那神鳥張開口把箭啣了就飛崔孝即忙  
把康王的馬牽將過來叫道殿下快上馬追去這康王  
跳上馬隨了這神鳥追去崔孝執鞭赶上跟在後邊逢  
營頭走營頭逢帳房踹帳房一直追去兀术尚自坐着  
看見康王如飛追去暗想這猷孩子這枝箭能值幾何  
如此追趕兀术轉身原往大帳中去與衆王子吃酒快  
樂不一會有平章報道殿下在營中發轡頭踹壞了幾  
個帳房連人多踹壞了兀术大喝一聲甚麽大事也來  
報我平章嘿然不敢再說只得出去到是衆王子見兀  
术將殿下如此愛惜好生不服便道昌平王踹壞了帳  
房人口不打緊但殿下年輕不慣騎馬忽然跌下來跌  
壞了殿下怎麼處兀术笑道王兄們說的不差小弟暫  
別就出帳房來跨上火龍駒問小番道你們可見殿下

那裡去了小番道殿下出了營一直去了兀术加鞭趕  
去且說崔孝那里趕得上正在喘氣兀术見了吓必定  
這老南蠻說了些什麼你不知天下皆屬于我你往那  
裡走大叫王兒你往那裡走還回來康王在前邊聽  
了嚇得魂不附體只是往前奔兀术暗想這孩子不知  
道也罷待我射他下來就取弓在手搭上箭望康王馬  
後一箭正中在馬後腿上那馬一跳把康王掀下馬來  
扒起來就走兀术笑道嚇壞了我兒了康王正在危急  
只見樹林中走出一個老漢方巾道服一手牽着一疋  
馬一手一條馬鞭叫聲主公快上馬康王也不答應接  
鞭跳上了馬飛跑兀术在後見了大怒拍馬追來罵道  
老南蠻我轉來殺你那康王一馬跑到夾江舉眼一望  
但見一帶長江茫茫大水後面兀术又追來急得上天  
無路入地無門大叫一聲天喪我也這一聲喊內忽然

那馬兩蹄一舉皆着康王向江中烘的一聲响跳落江  
中兀术看見大叫一聲不好了趕到江邊一望不見了  
康王便嗚嗚咽咽哭轉來到林中尋那老人並無踪跡  
再走幾步但見崔孝已自刎在路傍兀术大哭回營眾  
王子俱來問道追趕殿下如何了兀术含淚將康王追  
入江心之事說了一遍眾王子道可惜可惜這是他沒  
福王兄且免悲傷各各相勸慢表且說那康王的馬跳  
入江中原是浮在水面上的兀术爲何看他不見因有  
那神聖護住據了兀术的眼故此不能看見那康王騎  
在馬上好像霧裡一般那裡敢開眼睛耳朶裡但聽得  
呼呼的水响不一个時辰那馬早已過了夾江跳上岸  
又行了一程到一茂林之處那馬將康王聳下地來望  
林中跑進去了康王道馬阿馬你有心再駝我幾步便  
好怎恁拋我在這裡就去了康王一面想一面拾起頭

來見天色已晚只得慢慢的步入林中原來  
有一座古廟在此抬頭一看那廟門上有个舊扁額雖  
然剥落上面的字還看得出却是五个金字寫着崔府  
君神廟康王走入廟門門內站着一疋泥馬顏色却與  
騎來的一樣又見那馬濕漉漉的渾身是水暗自想道  
難道渡我過江的就是此馬不成想了又想忽然失聲  
道那馬是泥的若沾了水怎恁不壞言未畢只聽得一  
聲响那馬就化了康王走上殿向神道舉手道我趙構  
深荷神力護佑若果然復得宋室江山那時與你重整  
廟宇再塑金身也說罷就走下來將廟門閉上傍邊尋  
塊石頭頂住了然後走進來向神厨裏睡了此回就叫  
做泥馬渡康王的故事正是

天樞拱北辰

地軸趨南曜

神靈隨點佑

泥馬渡江潮

畢竟不知康王在廟中有何人來相救且聽下回分鮮

增訂精忠演義說本全傳卷之六

第二十一回

宋高宗金陵即帝位  
岳鵬舉劃地絕交情

詩曰

胡騎南來宋祚墟  
夾江夜走有神駒  
臨安事業留青史  
莫負中興守一隅

上回已講到了宋康王泥馬渡過夾江在崔府廟內  
就在神厨裡睡覺此回却先說那夾江這裡却是磁  
州豐邱縣所屬地方那豐邱縣的縣主姓都名寬那一  
夜三更時候忽然坐起堂來有几个隨衙值宿的快班  
衙役連忙掌起燈來宅門上發起梆來老爺坐了堂傍  
邊轉過一个書吏到案前稟道半夜三更不知老爺升  
堂有何緊急公事都寬道適纔本縣睡夢之中見一神